

堯樂博士傳(十八)

李郁塘

盛世才求援史達林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底，盛世才在探得堯樂博士不再與馬仲英組成回維聯軍，來反對省方，就踴躍而進，想運用各個擊破的戰術，去解決小司令馬仲英所部；不意事與願違，反而兵敗於大坂城下。爲了保存鞏固省城的實力，乃迅速退回迪化，就此兵困省城一隅。環顧國情，洞察省況，已至山窮水盡，別無他途可走之境，只有向久欲

染指新疆的俄僑史達林去求援之一途。因此在召開解危疏困的軍事會議以後，急派外交署長陳德立與空校校長兼航空隊長姚雄二人爲求援代表，乘小司令遣兵調將，尙未圍城之前，趕赴莫斯科，以催索前督辦金樹仁曾向蘇俄政府所訂購的一批軍火爲由，去向史達林接頭求援。這是盛世才被小司令馬仲英所迫，在狗急跳牆情形下，甘冒天下大不韙，去向中華民國死敵史達林屈膝低頭乞援的由來。

俄僑史達林在列寧死後，爲了爭奪統治權，曾跟托洛斯基鬥了好多年。時序進入一九三〇年代，史達林終於將托洛斯基鬥垮，登上俄帝總

書記寶座以後，就將向外侵略頭指向新疆。適於民國十九年哈密老回王沙馬克沁年高去世，時任新疆省主席金樹仁，想乘回王府無王之際，廢除哈密回王制度，乃下令實施改土歸流。金樹仁此一舉措原無可厚非，惟因改土無方，歸流失術，致引起哈密維民的不滿。時至翌年五月，哈密小堡村邊卡隊長，霸佔王田地產後，還要強娶維女，致釀出民變事件。

金樹仁處理失當，致由邊卡小村星星之火，終演成全省燎原之勢。史達林一看新疆土著維吾爾族人揭竿而起，來反抗傳統上漢族人主持的省政府，他認爲染指新疆的大好機會來臨。哈密地近外蒙，乃於一九三二年春，竟由外蒙派出五位代表，攜帶俄製「伊斯蘭王國」與「伊斯蘭國王」兩顆大印，外附鋼槍五百枝、子彈十萬發及白銀四萬兩、軍衣五百套，經由外蒙烏里雅蘇台，直驅哈密天山區內維民反金總部，指名要將俄援各物面交回王府二品大都統，也就是當時反金領袖堯樂博士。

在史達林想來，水往低處流，人向高處爬，「伊斯蘭國王」總比回王府二品大都統的職位高

出許多；尤其當時維族人最缺乏的就是槍彈武器，再加黃金白銀，都是人見人愛之物，如將這些寶貴的東西贈送給反金領袖堯樂博士，自會水到渠成全數接納。從此時起，堯樂博士就會變成俄帝侵新的工具與走狗，讓史達林牽着繩子來走路。這是史達林在一九三二年，也就是民國廿一年春所打的萬無一失的如意算盤！

堯樂不受俄帝籠絡

然而堯樂博士豈是史達林腦海中所想那樣簡單人物。堯氏不僅不是一個見錢眼紅的人，尤其有深厚的國家觀念，深明民族大義。他自幼就進入哈密漢族私學房，接受過中華文化，深知今日的維吾爾族就是古時的突厥族，突厥族曾是建立中國古老民族之一，與漢、滿、蒙、藏等族，都是中華民國的主人翁。及長即進入哈密回王府服官，由五品巴札爾，直升到一品大都統。在歷時二十餘年中，早已承襲了歷代回王府膺中央政府傳統觀念。凡中國中央權力達到新疆時，則新疆各族居民就可過和平相處的日子，共享安居樂業的福祉；反之若英、俄兩帝國主義者的勢

力伸入新疆，則全疆居民就流離失所，民不聊生了！再加他本人又是一位虔誠的伊斯蘭教徒，對無神的俄共，早視為爲害人類的蛇蝎猛獸，隨時隨地加以警覺防範；於今史達林突然自願送來槍彈白銀，以及兩顆大印，自有他的深意所在，一向對俄帝有警覺的堯樂博士一見此情，就如史達林下的毒餌，要引誘他上鉤。他一吃下這項毒餌，不僅他本人從此被人牽着繩子走，連整個新疆也就成俄帝的殖民地；因此當他會到外蒙五代表後，除當面痛斥他們爲其祖先成吉思汗丟臉失顏外，並警告蘇俄政府，不得乘新疆內戰來插手干涉新疆內政。外蒙五代表就此繳羽而歸。當「伊斯蘭王國」與「伊斯蘭國王」兩顆俄製大印又回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宮以後，史達林直氣得七竅生煙，大罵堯樂博士是不識時務、不識抬舉的土豹子；從此時起這個不識抬舉的土豹子，就變成史達林侵新絆腳石，痛恨成眼中釘、肉中刺，不除不快！就此奠下民國廿六年夏與卅九年春，堯樂博士兩次被迫離新的恨事（詳情容後補述）。但是堯氏終身不向史達林低頭認輸，都是真實的事實。

金樹仁聯英俄落空

史達林想牽着堯樂博士的鼻子走，被利用爲侵新的工具一事，雖未成功，但他並不灰心！在史魔想來，只要新疆有亂事，他隨時隨地就有染指插手的機會。果不其然，時至一九三三年（民國廿二年）春，小司令馬仲英體傷痊癒，由甘肅二次率部入新後，兵多馬衆來勢甚壯，以新疆素

有的雙槍將（步槍與煙槍）的省軍，確難抵擋，陣陣失敗；金樹仁爲了保護權位，只好聯絡強鄰英、俄兩政府，分別訂購大批軍火，以應急需。大英帝國的軍火是由印度克什米爾邦運來，駐印的約翰牛們，仍玩其帝國主義者的手段：明面通知金樹仁在和閩區收貨；暗面唆使親英份子，在崑崙山區將這批軍火劫走。金樹仁不僅無法運用這批軍火來抵禦馬仲英，反而在喀什地方促成「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出現，來和迪化的新疆省政府分庭抗禮，這真應了古人一句話：偷雞不成，反而失去一把米。另向俄帝訂購的一批軍火，因史達林想利用機會來抓住金樹仁爲侵新工具，要談條件，因而遲遲未能運來；不意就在此時，在迪化發生了「四一二」政變，所訂購的軍火也就延誤下來，金樹仁親英聯俄落空失敗。於今陳德立與姚雄二人趕到莫斯科，雖多方設法進行此事，但老奸巨猾的史達林，乃以原訂約人不存在爲由，必須另訂新約，由現任新疆督辦出名，表示負責，才可進行；這是史達林想抓緊盛世才爲侵新工具的毒招。陳、姚二人具情電向迪化去請示，盛世才當時已無他法可想；只好回電以他的名義跟蘇俄政府重新訂購軍火新約，這是盛世才第一次訂的購買軍火新約。

史達林誘騙盛世才

史達林要盛世才出名訂購軍火新約，絕不是爲了想賺新疆省政府幾文軍火錢，而是以此爲餌，要釣住盛世才作爲侵新的有力工具，要由盛世才手中，將偌大新疆攬爲己有，然後變成蘇維埃

聯邦的一個斯坦。然而盛世才也非簡單人物，他在入新短短三、四年中，就能當上新疆督辦，當有其出人的才華。尤其他是日本陸軍大學出身，要想挾制盛世才俯首聽命，就得將正牌紅軍開入新疆，才能如願以償！這是史達林在民國廿二年多所訂下的侵新政策！

當時莫斯科與迪化路途遙遠，郵電來往費時費事，陳、姚二人難明近情。在他們想來，時局一日緊似一日，只希望新訂軍火條約早日實現，將軍火趕運迪化，才能交差；因而終日向俄方交涉不休。然而史達林因有迪化與伊犁兩領事館內的無線電台的通訊，反而對新疆情勢瞭如指掌。僅憑馬仲英的一點騎兵力量，想拿下迪化古城還不容易；換句話說，迪化的局勢仍不太緊張，尚不是他向盛世才要求派請紅軍入援的時機，因此史魔採拖延手段，來等待機會。一爲應付陳、姚二人終日喋喋不休；二爲便於跟盛世才直接接頭，方始於民國廿二年十二月初，俄方指派曾任伊犁領事，調任駐塔什干外交特派員阿普列索夫爲駐迪化總領事，並兼任蘇俄援新全權代表，前往迪化就近跟盛世才直接去接觸。在史達林來說，這是拖延時日等待時機轉變的另一種方法；在陳德立與姚雄來說，這是史達林援新的具體表現，他們兩人萬里奔波，也不虛此行，可以向盛世才交代了！

迪化總領事推拖騙

當俄駐迪化總領事也就是史達林指派的援新全權代表阿普列索夫到了迪化以後，新省向俄求

援焦點，已由莫斯科轉移到迪化蘇領館，交涉雖然比較方便，但仍然不得要領，毫無進展。原因是小司令雖然也曾遣兵調將集中兵力，來不時進攻省城各據點，無如馬軍沒有重武器，進援有餘，攻城不足。阿普列索夫認為仍然不到作決定的時候，只好採用推拖騙的辦法，繼續拖延下去。然而盛世才則認為危機日甚一日，尤其武裝歸化軍也需時日，乃再促陳德立與姚雄二人再跑蘇領館，向阿普列索夫去催促。阿某因不甚其煩，乃打開窗子說亮話，予以回駁的說：

「貴省政府要將俄援武器用以武裝歸化軍一事，本人不能同意。原因所謂歸化軍就是白俄軍，蘇俄政府不願白俄軍在新疆壯大；白俄軍在新疆壯大，第一對蘇俄政府不利；第二武裝上現代化裝備的歸化軍，在省軍比例上，也有尾大不掉之情，對未來新疆情勢也屬不利；因此新疆省政府想利用俄援武器來武裝歸化軍一事，本人不能贊同，請另想他法為是！」

當時盛世才想擊退馬仲英，唯一的辦法就是增加兵力，組織歸化軍既有忌於蘇俄政府，也就只好作罷；另一增兵的辦法就是武裝東北義勇軍。蓋因東北義勇軍在東北抗日失敗後，被迫退入西伯利亞，致被蘇俄政府解除了武裝，於今由俄境抵迪的人數，約一萬五千之譜，如蘇俄政府能將那批武器發還，或另援一批新武器來武裝這批軍隊，當可作為對付小司令的有力部隊。當陳、姚二人奉了盛世才之命，將此意向阿普列索夫說明以後，阿某當然不會同意的。在阿普列索夫想來，所謂東北義勇軍，就是東北籍的中國愛國份

子，日本人侵略東北既要捨命抵抗，俄國人要拿新疆，他們仍然會加以抵抗的，我們俄國政府，為何拿上自己的武器來武裝敵人呢？當然也不願意。不過阿某當面不便說出此一提議的不對，只得推拖的說：

「此一議案，尚無不可。不過本人不敢作主，必須再向史達林元帥請示後，才可定案。」阿普列索夫就此一推，就將是年十二月的歲月推了過去！

馬仲英圍攻盛世才

時序進入民國廿三年元月，小司令馬仲英調集大軍，圍攻盛世才，決心要將省城迪化拿下。先將原駐天山南路，吐、鄯、托等縣的馬福元、馬正雲兩部二千餘衆，以及駐焉耆馬世明部一千餘衆全部調集於大坂城至烏拉拜之間，準備向迪化城作輪番的攻擊；其次曾潛伏於省城西郊妖魔山區的馬虎山，已將馬全祿所遣人馬全部收為已有，約有二千餘衆，這時也奉命出山，一舉將省城西北要津昌吉縣城攻佔，就此切斷了省城通往綏來與烏蘇的通路。綏來向有「金綏來」之稱，一向是省城軍需民食之來源，於今被切斷，對盛世才來說，的確是致命的打擊。最後是派往阿山與塔城兩區進援的一支奇兵馬赫英部千餘之衆，在達成任務之後，也於元月初由塔城經額敏城，繞沙灣縣回軍於天山路，拿下了天山路要津的罕遠縣城，切斷了省城至奇臺的通路。奇臺向有「銀奇臺」之稱，一向是供應省城糧倉之一，於今被馬赫英切斷，盛馬之戰，盛世才一敗再

敗，已到山窮水盡、四面楚歌、無以求存的境地，必須外力加以援助，才有求生的希望。

就在盛世才與馬仲英拚個你死我活不可開交的當兒，雄踞伊犁，坐山觀虎鬥的張培元，決不再作壁上觀，他要在鵝蚌相爭的情勢下來作漁翁。他對盛世才為人奸險詭詐，印象壞透，不讓他來當新疆督辦；同時對於小司令馬仲英也沒有好感。他認為馬仲英乳臭未乾，還是個「小娃娃」，怎好讓其擊敗盛世才後，當上新疆督辦，高居在自己頭上來發號施令呢？因此他他在小司令打垮盛世才之後，尚未正式登上邊防督辦寶座之前，緊接着再將馬仲英予以解決。這樣一來，三分鼎立的新疆局面，就可由他定於一。這是張培元在民國廿三年元旦日，擬訂統一新疆的方案，也可說是他打的最如意算盤。因此當馬仲英所部，四方八面將迪化省城圍困成鐵桶似的時候，張培元首先下令伊犁山外精河縣的楊正中旅，作為參戰東征的先鋒隊，負責攻取烏蘇，以便打通伊、迪通路。

坐鎮烏蘇的督署參謀長劉斌，在獲悉伊犁屯墾使所屬楊正中旅由精河拔營東來的消息後，就知來者不善，是一個死對頭，乃急電盛督辦報告軍情，對烏蘇作何處理？是死守抑早日退回省城？這時盛世才已感東馬西張兩大敵人合力來攻，非請俄軍入援不可，為了便於迎接俄軍，就得固守烏蘇，以便於接應；乃急電劉斌，不日就有有力援兵趕至，務必固守旬日，不得有誤。劉斌與楊正中在烏蘇與四棵樹間展開游擊戰，你來我走，你走我來，形成拉鋸戰。張培元要將大軍開

到迪化近郊，以便坐享漁翁之利，必須先行拿下烏蘇不可；因此親帶所有精兵，傾巢而出，由惠遠城經菓子溝、大河沿、精河直趨烏蘇。不意當他軍至精河與烏蘇中間的固特爾河的時候，就接到伊犁九城軍政電報，說是蘇俄紅軍由霍城侵入，九城難保，如何是好？在張培元來說，他原想當黃雀，在馬仲英這個螳螂捕了盛世才這個蟬以後，他來坐享其成；不意他一離惠遠城後，他就變成螳螂，紅軍又變成黃雀。原來蘇俄駐伊犁的領事獲知張培元率軍離境後，一面電呈莫斯科的史達林，一面通知迪化的阿普列索夫；這時坐在愁城的盛世才已無法可想，只有親自跑到蘇領館向阿普列索夫去求救；這時阿普列索夫已獲史達林的指示，在東馬西張夾攻盛世才的時候，也正是蘇俄紅軍開入新疆的大好良機，要阿某善於把握此一良機，迫盛世才親自開口要求，若盛世才保持顏面與自尊的話，不妨由你借箸代籌，代他提出。因此當盛世才跑到蘇領館會到阿普列索夫時，阿某也就打開天窗說亮話了：

「當今之計，欲想挽救新疆軍政危機，只有直接邀請蘇俄紅軍入境助陣之一途。前提空運武器來武裝東北義勇軍之事，不僅在武器運輸安全上有大問題，尤且緩不濟急了，請貴督辦詳為考慮！」

盛蘇密約出賣新疆

阿普列索夫此一提議，也正中盛世才的下懷。除了邀請紅軍入新助陣，已別無他途可想；只是在他想來，請神容易送鬼難，在將來亂事平定

以後，如何再將紅軍送走，就得付出很大的代價，此一代價必須事前談出個眉目，事後才有根據，好讓紅軍好來好去。就此盛世才在那天會見阿普列索夫時，終於演出盛蘇第一次密約的醜事。此一醜事的內容真象如何？至今猶為新疆一大懸案。蓋因盛世才在民國卅三年，乘德蘇大戰之際，擺脫史達林的控制，回歸中央政府時，已將此喪權辱國的案件全數秘密焚燬。而蘇俄政府也因乘人之危，以不正當的手段，私與中國一省地方政府簽訂密約，也是一件放不到桌上的事。於今盛世才翻臉毀約不認帳，史達林也無可奈何，不便將此一醜事內容公諸於世。就此盛蘇密約形成懸案。

不過根據當年的傳聞，以及蘇俄第八軍團入新事實的證明，此一密約的內容大致是這樣的，在盛世才方面，曾有三點要求：

其一：蘇俄紅軍入新番號，改用新疆歸化軍的名義，用以遮掩新疆人的耳目，蓋因歸化軍也都是俄羅斯人。

其二：入新紅軍必須順道先消滅張培元部，然後再東來解迪化之圍，最後將馬軍趕盡殺絕，或驅逐出境。

盛世才這一點要求，在別人看來，不是本末倒置，就是多此一舉；但是盛世才另有他的想法與作用。原因阿普列索夫曾在伊犁當過一任領事，與張培元是舊識，他倆人過從的關係深淺，盛世才當然知道；假若蘇俄紅軍由伊入新與張培元合流，那他的新疆督辦寶座就得拱手讓人！爲了求證阿普列索夫的態度，盛世才遂有此一要求。

其三：省城迪化解圍，馬仲英所部離開新疆後，入新紅軍應迅速離新，回駐俄境。

至於蘇俄方面，阿普列索夫僅提出一個要求：

「新疆全省亂事平定後，應由新疆省政府領導，在全省實行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

阿普列索夫此一要求，在表面上來看，真是稀鬆平常，不惹人注視；但在骨子裏卻是狼毒已極！試想整個新疆被赤化了，豈不就變成蘇維埃的一個聯邦了嗎？聰明如盛世才者，當然也知俄方此一要求是個陷阱；但處在東馬（馬仲英）、西張（張培元）夾擊情形下，也只好跳了下去，先保住當前的權位再說。至於將來如何跳出俄帝的陷阱，只有走一步算一步，等待世局的特殊變化了。

第一次盛蘇密約，就在盛世才拜會阿普列索夫的那天晚上，雙方簽字生效。

紅軍入新進佔伊犁

史達林自當上蘇俄魔頭，就將侵略箭頭指向我西北邊省新疆。於一九三一年哈密發生民變事件後，他就想插手其間，曾經由外蒙派出五代表潛往哈密，拉攏堯樂博士作爲侵新工具，想把新疆擄爲己有，幸而被堯氏識破，竟予拒絕。事雖未果，但其侵新陰謀已現於世，這已說明其侵新主意蘊藏已久。俟盛世才派出二位代表去莫斯科向其求援，史認爲派遣紅軍入新的時機來臨，就派鎮守哈薩克斯坦的庫米奇中將，率其所部紅軍第八軍團作入新主力部隊。庫米奇獲命以

後，將其所屬兩師人馬分駐於塔城與伊犁兩區國門之外，聽候命令行事。俟盛蘇密約在迪化蘇領館簽字生效之翌日，蘇俄紅軍第八軍團就由塔城的巴古圖邊卡與伊犁區的霍爾果斯，分途進入我新省境內。因塔城區的軍事行政尚歸省方節制指揮，在紅軍入境之前，盛世才已電知當地軍政當局，準備入境紅軍的人馬補給。因而此路紅軍行動較快，時僅三日，先頭部隊就趕到烏蘇；由霍城入境的紅軍，因遭遇我陸軍第八師留守部隊的抵抗，行動較慢。俟紅軍盡佔伊犁九城後，就在菓子溝佈下口袋陣地，想捕捉張培元以便向盛世才邀功請賞。在紅軍第八軍團庫米奇想來：伊犁是張培元久居的老巢，一聞紅軍入境，必定回軍來救，菓子溝是行軍必經之地，而有此一安排。

張培元在固特爾河收到伊犁告變的無線電報後，甚為震驚，大出意外，這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事！他久鎮西陲，固然深知俄帝對新疆時圖染指，想插手其間，然而也得有個藉口；於今我張培元跟俄方相安無事，並無衝突，俄方為何與師入境？紅軍既已無端入境，定有必勝的準備，我們若返伊區，必如羊入虎口，凶多吉少。他想到這裏，感到唯一求存之路，就是仍採東征政策，再往前闖，如此託天之幸，一舉攻下了省城迪化，取得了新疆政權，當上新疆督辦，再以外交方式跟老毛子辦交涉，請他們退回俄境。俄軍侵佔我伊犁，這不是第一次，我們以外交索回伊犁，也有先例。

張培元把主意打定以後，就下令全軍啓程東

行，要趕到烏蘇城西四十華里的四棵樹地方，去會見先鋒司令楊正中旅長合力一擊，先將北疆交通要津的烏蘇城拿下，然後再向省城進軍；不意當他翌日趕到四棵樹地方，會到楊正中時，楊旅的探馬已得到確實消息：說是由塔城入新的紅軍先頭部隊，乘坐多部大汽車，進入烏蘇城與劉斌所部會合。張培元獲得此情後，非常驚恐，一時間也想不到應變的辦法，真成了熱鍋上的螞蟻，走投無路了！第二天省蘇聯軍就由烏蘇攻來。張培元率眾抵擋一陣後，再向西退回固特爾河地方。

固特爾河，因河得名，北面是一望無垠的大沙漠，南方是高不可攀的雪天山，西距精河與東距烏蘇都是八十公里。此時由烏蘇開出省蘇聯軍，由劉斌指揮，跟隨張部銜尾急追，使張部喘不過氣來；而佈陣菓子溝的紅軍，因得知張培元並未西返也就撤陣，後越精河東下，因有現代交通工具，時僅兩日也趕到固特爾河西岸，將張部包圍，形成東西夾擊之勢。

張培元是新疆有名的宿將，個性倔強，為人耿直，是一條鐵錚錚的硬漢。既到山窮水盡絕境，仍不願向盛世才低頭，尤不願向俄敵投降，最後的歸途，便唯有拔槍自殺。張培元自戕身死，為國殉職以後，所部自然星散。

劉斌在不戰而勝張培元後，就被發表為伊犁區警備司令，因職責攸關，乃在赴任途中，沿途實施收編政策，因張部成員大都是伊區錫泊索倫漢滿回各民族人員充任，就此再隨劉斌回到伊犁九城故鄉。而張培元與盛世才之爭，至此亦隨之結

束。

張培元甘肅蘭州人，畢業於清末蘭州陸軍小學，也是楊增新的入門弟子。於民國元年就入新服務於軍務廳，由科員、科長、廳長，一直當上伊犁屯鑾使兼陸軍第八師中將師長。在新疆服務軍旅廿三年頭，南征北討，聲勢煊赫，評價亦高，因而不願給盛世才當部下，遂以伊犁屯鑾名義，通電反對。誰也想不到如此煊赫的人物，落得如此淒涼下場，不能不令人為之慨嘆再三！

證諸新疆史實，張培元將軍在帝俄與俄帝相繼侵略我新疆過程中，是新疆也是全國第一員殉職的較高級的將領。他在紅軍東西夾擊，四面楚歌聲中，既不作個人逃生的打算，也不向老毛子低頭，他的氣節和忠耿，可以光比日月，使後世軍人敬佩崇拜，作為國魂的楷模，使人懷念不已！

走筆至此，對於哈薩克斯坦與紅軍第八軍團的概貌，實有先行簡介的必要，好使讀者便於明瞭紅軍假哈薩克斯坦侵我新疆的來龍與去脈。

張培元敗舉槍自殺

哈薩克斯坦是屬中亞五共和國（聯邦）中東的一個斯坦，南與我阿克蘇與喀什兩行行政區毗鄰，以西天山分水嶺為界，因西天山高達六千公尺以上，終年積雪，形成大自然的封鎖。兩國在邊境都不設防，近百年來也未在此一邊境上發生過軍事衝突。該斯坦的東面，與我伊犁與塔城兩行行政區接壤，兩地不僅地勢平坦，還有河流通貫。伊犁河的上流就是伊犁區，至霍爾果斯河口

以西即成哈薩克斯坦，兩地就以霍爾果斯河為界，霍河大橋兩端，就是兩國的國門。在伊犁河上，由伊犁首府惠遠城至哈薩克首府阿拉木圖間，並有小火輪航行其間，兩地公路亦暢通無阻。此外土西鐵路也相距不遠，兩地交通甚為方便。塔城區與哈薩克斯坦間，雖多以山為界，但大都是丘陵地帶，大車道與汽車道到處可通，對交通上根本沒有妨礙，因此中俄兩國在邊境上，都常設重兵以作防守。就我國來說，在有清一代，伊犁設將軍，塔城設參贊大臣，專負邊防責任。在楊增新主政新疆時，也派名將楊飛霞駐伊犁，派李鍾麟駐塔城；在金樹仁主政時，仍派名將李鍾麟駐塔城，更派其左右手的人物張培元駐伊犁。由此種種，在在說明伊犁、塔城在我國防上的重要性！

我國旨在防守，尚且如此重視伊犁、塔兩城的地勢重要；而俄帝企圖東侵，除重視哈薩克東邊的地形外，更得加強兵力，才可為所欲為，予取予求。因此當史達林將侵略箭頭指向我新疆時，首先改稱中亞五共和國為「西土耳其斯坦」，再將我新疆改稱為「東土耳其斯坦」，就此以統戰手法，展開侵我新疆的第一步工作；接着第二步再將駐哈薩克斯坦的第八軍團，由兩師增為三師。每師約七千之衆，配備現代化的武器，每師有飛機十五架，鐵甲車十輛，坦克五輛，大砲廿門。第一師進駐於霍城以西、伊犁河畔的扎爾肯特地方，負起監視我伊犁區的軍事行動；第二師進駐於塔城以北阿山區以西的齊桑地方，對我塔城與阿山兩區作軍事監視；第三師坐鎮首府所在地阿拉木圖，一則鎮懾居民之不規，一則作為支

援第一、二師的後備兵力。紅軍侵新的準備工作至此可說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就在此時，盛世才先派代表去莫斯科作求援；繼之在迪化作談判。時至廿三年元月，雄踞伊犁的張培元，眼看馬仲英調兵遣將，要將盛世才困死，這是他當黃雀去捕馬仲英這個螳螂的時候，乃由伊犁傾巢而出，帶其精銳直指烏蘇；不意他後腳離開惠遠城，紅軍的前腳就過了霍河大橋侵入伊區。就此張培元想當黃雀不成，反而變成螳螂。在腹背受敵，與守土未成的愧疚情形下，只好舉槍自殺，以謝國人。新疆宿將，至此凋謝！

在盛世才來說，張培元為國成仁，反而去了他的心腹大患，讓他鬆了一口大氣。報導至此，感慨良多！深覺賣國者得生，衛國者反死，天道不公！夫復何言！

(未完待續)

中外文庫
之二十九

文史論叢 全一冊

謝康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析論中外文學家、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事功及掌故軼事，深入淺出，字字珠璣，要目有：「評譚嗣同仁學」「新人文觀念與生活覺解」「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略談英、法、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俄國兩大文豪的絕交」「再論文學史的方法」「論諸葛亮」「屈原底追念」「秦始皇論」「談謝靈運」「論關羽」「韓愈論」「柳宗元論」「岳飛」「曾國藩論」「談彭玉麟」「李香君」「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

全書五百餘頁，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台幣壹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